

中國人民的腳步聲

楊朔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3 •

小 說

中國人民的腳步聲

著 者 楊 朔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康 平 路 八 二 號)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總 經 售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印製
習益裝訂所裝訂

*

書號(529) [I II 89] 本書 123 100 字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36000 冊

定價 7,700 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包括《紅石山》、《望南山》和《北綫》三篇中篇小說。紅石山就是宣化龍烟鐵礦的龐家堡礦區。小說中寫當年礦工在日寇的殘酷壓迫下，怎樣進行反抗，終於得到共產黨的領導，配合八路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身）解放了礦山。

《望南山》是寫日寇投降後，國民黨反動派進攻解放區。原察哈爾省南部的農民本來都分得土地，反動派一到，地主進行倒算。翻身農民紛紛參加了游擊隊，堅持鬥爭，直到解放大軍反攻到來，農民重新得到解放。

《北綫》寫的是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華北戰場上的事件。小說表現了我華北解放軍怎樣執行了毛主席的運動戰思想，大踏步進退，越打越強。連續取得多次勝利，最後與東北解放軍配合，解放了北京，解放了華北。

前記

這本書裏共收了三篇中篇小說，即『紅石山』、『望南山』和『北綫』。三篇小說先前都曾單獨出版過，爲什麼現在又集到一起呢？

三篇東西雖然各有各的人物，各有各的故事，互相並不聯繫，但從每篇故事發生的地點來說，從每篇故事發展的時間來看，却是緊密地連在一起。我所寫的都是當年晉察冀邊區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本主義鬥爭的一些側影。

『紅石山』寫的是抗日戰爭時期，原先察哈爾省一座鐵礦上的工人向日本帝國主義所展開的鬥爭。日寇是敗了，國民黨反動派却緊接着向人民發動了內戰，瘋狂地進攻解放區。人民可永遠不會屈服。『望南山』就是寫的察哈爾南部的農民怎樣在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下堅持鬥爭的情形。在『北綫』裏，我寫了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一角。我寫的是我們由八路軍改編的一支中國人民解放軍從張家口撤退後，轉戰華北，終於和友軍互相配合，解放了華北的人民。

從抗日戰爭以來，前後十幾年了。在這漫長的歲月裏，我們人民所走過的道路是艱難的，痛苦的。就在這條漫長而艱苦的道路上，我們的人民跟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後邊，一步一步，前面的人跌倒了，後面的人又湧上去，衝着勝利走上前去。

今天我們是勝利了，可是誰能忘記那些艱苦的年月，誰能忘記那些創造勝利的人呢？我重新整理着這幾篇小說，我的感情不能寧靜。我太無用了，記不下我們人民所走過的那條偉大的道路。我所能獻給人民的只有這一點點，只有這幾篇模糊而無力的小說。可是，就是從這幾篇東西裏，也許可以聽見我們人民前進的脚步聲吧！

明白過去，我們才更能知道珍惜今天。今天是勝利了，但我們要走的路還遠着呢，擋在我們前面的還有各色各樣的困難，還有各色各樣的敵人。

毛澤東的旗幟正在飄展。讓我們追隨着先烈英雄的脚步，踏着已經開闢出來的道路，繼續前進，走向更大的勝利。

因此，我集了這本小說，並叫它是：『中國人民的腳步聲』。

一九五三年六月。

目次

前記

紅石山……………一

望南山……………九二

北綫……………一四五

紅石山

帽子

察哈爾龍關西南二十里有座高山，原名黃泉嶺，俗話訛做黃草樑。山頭是古時的戰爭要塞鎖陽關。察哈爾南部一帶的人民，一提起鎖陽關，就會津津有味地講着樊梨花等人的故事。關底湧出一條黑沙河，向西流過一帶黃土小平原，一直流入宣化的洋河。黑沙河的南北兩岸全是拔海八百到一千米的高山，山頭一起一伏的，像是浪頭。先前這些山荒涼透了，密密叢叢的盡是一人多高的荊條，難得見到人煙。春三月間，遍山熱鬧開地開着野芍藥，野薔薇，紫丁香……一到秋風落葉的季節，霜雪來的早，深山裏只有風吼、狼嗥，連砍柴放羊的人也不見了。

一九一二年，龍關當地的農民忽然在山上尋到一種寶貝。乍看來是些紅石頭，拿

到手裏，碰到衣裳上，可就染得赤紅，洗都洗不淨。於是動手挖掘這些紅石頭，做成顏料，販到市上去賣。一九一四年，一個瑞典人在北京市上看見了說：『這是鐵呀！』從此，龍煙鐵礦的寶藏才被發現。首先由段祺瑞經營開採，經過二十多年的變遷，七七事變後落到日寇手裏，紅石山一時熱鬧起來。

這座山坐落在黑沙河的南岸，從地質上說，是由太古代、原生代和第四紀層所組成。礦床躺在原生代的岩石中間，有葡萄狀、魚卵狀等礦層，質量強，產量更富。一條鐵路支線從宣化直修到山半腰。山上更修起變電所、風機房、馬機道、電車道、高線架子、水泵房等電氣裝備。火車整天轟隆轟隆地開走，又轟隆轟隆地開來。開走的裝滿『紅』（礦石），開來的裝滿工人。這不是人，簡直是一羣一羣要宰的牲口，火車也就像裝滿牲口的屠車，送到屠宰場來。

現在，又有一列屠車開上山了。……

一 屠 車

正是一九四一年十月的一天，夜來落過頭一場霜，滿山的野草打得垂頭喪氣的，驟然老了。傍晚，霜一化，地面冒着熱騰騰的濕氣。從宣化開來的火車到了紅石山脚時，車頭掉到後尾，呼嚕呼嚕地喘着粗氣，慢慢地推着車爬上山來。趕到停在半山腰，滿壽山頂正拉着歇晌工的汽笛。

車上走下個四十來歲的人，頭戴青禮帽，身上穿着件古銅色線春小棉襖，敞着前胸。這人叫杜老五，是日本大工頭清水的心腹，性子挺陰。他長着一張驢臉，眉毛挺淡，眼角搭拉着，從來不正眼看人，只從眼角睄來睄去。笑的時候一咧嘴，皮笑肉不笑，露出當門的兩顆大金牙。清水坐在北京，從來不上山，組裏大權都操在組長杜老五手裏。在礦山上，有許許多多這樣的組，每組都有自己的工頭，到處設法騙取工人上山，由組長向礦方包活做，從中剝削工人的勞力和工資。這回是杜老五從山下招工剛回來。

杜老五走到一輛鐵悶子車前，打開鎖，噶唧唧地推開車門，裏面冒出一股薰人的屎尿氣味。車裏塞滿了人，每人前襟上都掛着個黃布條，寫着龍煙鐵礦多少多少號。遇到夏天，車裏悶熱，鎖的又嚴，曾經有一次，一車人全在半路上活活憋死。現在天涼

了，不過悶的個個人也是半死不活的。

杜老五朝着車裏催道：『下車吧，別等人請了！』

車裏就爬出許多人，乍一見亮，眼睛都刺得睜不開。當中有個老頭，快五十了，高眉稜骨，方嘴巴子，走路搖搖晃晃的，精神挺壞。旁邊一個二十幾歲的高大漢子攙着他的手，又回頭關照後邊一個婦女說：『大孀，慶兒兄弟下來沒有？』

老頭叫董長興，順德府人，家裏原有八九畝破地，頭年鬧旱災，收成不夠吃的，託人從一家財主借了一斗糧，秋天要還五斗。不想越渴越吃鹽，今年偏巧又鬧蝗災，粒米未收，還不起債，地都被地主頂了賬奪去，自己也變成了財主的僱工。攙着他的那人叫殷冬水，低腦門子，大嘴，胳膊有碗口粗，自少孤人一個，給那家財主抗長活。看着董長興的事，殷冬水氣的罵道：『我爺他奶奶，他的心叫狼吃了，怎麼幹出這樣沒人味的事！』董長興怕惹事，憂愁總悶在肚子裏，埋着頭不響，頭髮可一下子白了許多。

有一天，兩人正在地裏替財主割馬草，忽然被幾個偽軍綁進順德城，後來才知道是地主從他們身上拿到一百元安家費，把兩人賣給紅石山下來招工的杜老五。董長

興的老婆得到信，帶着孩子慶兒找到城裏去，拉着丈夫的衣裳只是哭。杜老五端量着慶兒，見他也有十四五歲，滾圓的頭，臉腮像火一樣紅，兩眼一眨一眨的，長眼毛掛下來，好像簾子，心裏想道：『這小子倒壯，弄上山也可以下坑道。』就假意說：『別哭了。我這個人就是心軟，叫你哭的我也不好受。也罷，你們娘倆也跟着上山去吧，好賴有你們吃的。』

慶兒娘感激得說不出話，當場給杜老五磕了個頭。在路上，他們被鎖在閘子車裏，一天發兩個黑饅頭，連塞嗓子眼也不夠，又餓又渴，好容易熬過命來，總算到了礦山，滿心希望前面會有什麼好命運等着他們。但是他們却被吞進虎口裏了。

二 『紅』

一上礦山，最刺眼的是紅色。山嶺、道路、房屋、礦工的手臉衣服，甚至於天上飛的山鳥，地上長的野草，沒一處不被礦石染得紅燭燭的，所以工人們都叫礦石是『紅』。礦區共分三部。中部以滿壽山爲主，日本的管理機構都設在這，就中勞務科最惹人

恨。配給工人食糧，發給工人工資，都由勞務科管，工頭組長就和日本人勾結一氣，千方百計剝工人的皮，恨得大家叫勞務科是『老虎科』。西部全是坑道。翻過東山梁，朝東部沙子地一望，却是一片華麗精巧的洋房。山上的日本人全住在這，過着幽雅的生活。爲了保護這些驕子，這裏駐紮着礦山自衛隊，還在一座大疙瘩上修造一座營房，廣島小隊長帶着六七十『皇軍』鎮守全山。工人區散在各地山窪裏，低矮的小屋，又髒又臭。杜老五的清水組住在滿壽山緊下邊，因爲山上人太密，只佔了一間大工房，對面兩鋪大炕，能擠六十多人。組裏有百十來口子，睡不下，杜老五心眼靈，把工人分成晝夜兩班做活，這一班來，那一班去，都在這間房子裏倒騰着住。房子的屋頂牆壁被煙薰得黝黑，窗上糊着發黃的舊報紙，報紙破的地方，又擋上破草簾子，白天房裏也暗的辨不清顏色。董長興帶着家族，單在旁邊找了間小土窖，又黑又矮，進屋直不起腰，像個狗窩。下礦做活，杜老五從來不去，全由班長賈二旦領頭。

這人瘦的像個猴子，馬蜂腰，窪口眼，戴着頂柳條帽斗，隨手不離一根小鋤頭，一走一搖。他也真能尅扣工人。每逢開支，欺負工人不識字，又扣伙食，又刨給工頭組

長班長等的扣頭，算盤珠一扒拉，剩的錢也就沒幾個了，有時還說你虧錢，逼着你賠。開支時還常發大煙，坐價特別便宜，日本人故意縱容着工人抽。不過賈二旦也有點顧忌，就是不大敢惹一個叫胡金海的人。

董長興新來那天，正在小窩裏忙着掃炕、撮土，胡金海拿着領破草簾子走進來，怪靦靦地笑道：『天冷了，門上得有個擋風的東西。你們新來乍到，東西不湊手，先將就着這個用吧。』就動手幫董長興往門上掛簾子。

董長興連聲道謝，不覺仔細打量了胡金海幾眼，只見他的四方臉上盡管抹的紅一塊，黑一塊，竟是個俊人物：中流身材，寬肩膀，大眼睛，兩條眉毛又長又黑，像是蝴蝶鬚。董長興一生吃虧太多，不想沾旁人的光，也怕受人的害，見了人總是平平和和的，不遠不近。於今這個壯小伙子初次見面，人生面不熟的，可叫他歡喜。從此他便常常接近胡金海，見他做事利落，爲人又有血性，只可惜落到礦山上當苦力，有一次忍不住問道：『你有能耐，又是有家有業的，怎麼來受這個罪？』

胡金海道：『我有什麼家，還不是跟你一樣？』

原來他本是河北饒陽人，有一年滹沱河鬧大水，他爹拉着他和姐姐流落到龍關。

爹死了，姐姐嫁給一個叫王世武的木匠，他也就靠着姐姐住在紅石山西南二十來里的大壩口村。別看他外表羞答答的，秉性可強，從少受不得一點閒氣。他給人放羊，做零活，主人家罵他一句、打他一巴掌，就賭氣跑回去，惹得姐姐哭道：『咱爹就留下你這條根子，你怎麼學的像個槐樹蟲，一走一個羅鍋，就不肯邁個正經步！』

可是胡金海越長越擰。十七歲上，日本人在紅石山鬧鐵，他上了礦山。從這組跳到那組，那組跳到這組，最後落到杜老五手裏。不過他也學乖了，明知道杜老五的心胸活像蜘蛛網，密密層層的，專想害人，可是離開他，又能往哪去呢？走遍天下，還不是得受氣。於是忍口氣想道：『算了，別由着意鬧吧！』他吃的苦頭最多，也最能體會旁人的苦楚，這種同情心把他和董長興緊緊地連在一起。

三 坑道裏

天變了臉，紛紛揚揚下了一夜雪。趕天明，北山後猛然起了風，一翻過山頭，就像

百萬大軍，呼嘯着撕殺過來，吹得半空的大雪片子飄飄橫飛，漫山的積雪也捲起來，上天下地，白茫茫的混沌一片。

這樣壞天氣，工人們誰願上班。無奈『老虎科』的汽笛一早緊響，賈二旦尖着嗓子叫道：『下點雪算什麼？你們也不是金枝玉葉，變的這樣嬌！誰不去就罰他一天工錢！』

工人的衣裳都是又破又爛，有個抽大煙的工人身上連一絲棉絮都沒有，光披着破麻包，腿上包着洋灰袋子。大家只好披上爛棉被，拿條草繩攔腰綁住，權且擋擋風寒。

他們頂着風雪，抖抖索索走到活地，點起黃銅小瓦斯燈，鑽進洞子，渾身的肉好像叫風撕得稀爛。大毛驢突然從黑影裏閃出來。這是採礦事務所日本人冷野的外號，因他性子惡，動不動踢人。他的身後老像尾巴似的跟着兩條狗：一條是叫『富士』的狼狗，另一條是他的中國助手『爛剝皮』。

大毛驢舉起左腕，就着燈光看了看錶，嗚嚕嗚嚕地叫道：『怎麼這樣晚！怎麼

的這樣晚！」一邊不顧死活地亂踢一陣，攆着工人快走。

坑道裏又潮又冷，頂上掛着一球一球的冰，溜光滾圓。每隔十來步便掛着盞電燈，散出些黃光，照着一片飛揚的紅末子，像是紅霧。來來往往的人看來都像黑紙鈹的影子，扁扁的，變了原形。五顏六色更分不清，樣樣東西只顯得說紅不紅，說黑不黑，說黃不黃。

正是用風鑽朝礦層打眼的時候，到處只聽見風鑽突突地吼叫，把人都震聾了。

賈二旦帶着工人來到一座『拂面』前（順着礦層向上打紅的槽），上邊掛着盞小電燈，暗暗的，照見『拂面』的斜坡上放着一張鐵板做流子，許多『紅』堆在那，還沒運走。他提着瓦斯燈，拄着小鋤頭，先爬到高頭，掛起燈來，左手托着紅頂，右手拿小鋤頭東敲敲，西敲敲，側着耳朵聽了一陣，聽起來頂還結實，不至於塌，便招了招手，殷冬水就抱着個龍蝦似的二尺來長的風鑽，跟着胡金海爬上去。

打眼經常得三個人。胡金海眼精手快，殷冬水又有股蠻勁，兩個人一盤鑽，也就綽綽有餘。正在他們打眼的當兒，董長興跟慶兒等人都在裝車運紅。他們把『紅』